

# 人生好境

Ren  
Sheng  
Hao  
Jing

戴善奎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川新登字001号

责任编辑：帅雪晓

封面设计：文小牛

技术设计：李远杰

人 生 好 境

戴 善 奎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彭山彩印厂印刷

开本787X1092mm 1/32 印张9.5插页2 字数155千

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7-220-01564-X/G·242印数1-10'000

定价：4.2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横祸      | 1   |
| 忍       | 16  |
| 浮生寂寞    | 22  |
| 秋色可餐    | 38  |
| 墙·锁     | 42  |
| 琴蛙夜听    | 47  |
| 塔之思     | 52  |
| 无冕王与无冕丁 | 56  |
| 日之思     | 74  |
| 神秘的导游   | 78  |
| 慢功      | 82  |
| 洗衣记     | 85  |
| 岷江弄潮记   | 88  |
| 无官轻     | 115 |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寺之思     | 119 |
| 上天记     | 124 |
| 行路难     | 126 |
| 不甘寂寞    | 148 |
| 长海舟子    | 160 |
| 真话      | 163 |
| 风…      | 166 |
| 野岭凄惶    | 169 |
| 杀鳖      | 174 |
| 一次新闻战   | 177 |
| 叩门      | 196 |
| 峨山寻秀    | 202 |
| 中山观“禁牌” | 206 |
| 夜泊三江口   | 209 |
| 油菜花     | 214 |
| 一线天却步   | 216 |
| 笔记功夫    | 219 |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不好办   | 232 |
| 幽     | 235 |
| 雅安这城  | 239 |
| 赛图山异趣 | 254 |
| 更名    | 261 |
| 梅……   | 265 |
| 原则小姐  | 268 |
| 古柏    | 274 |
| 卖苦力   | 280 |
| 扣子姑娘  | 293 |

# 横 祸

一九八三年七月，我去了九寨沟。

我天性热衷于自然，醉心于自然，敏感于自然。九寨沟的金、木、水、土都是一流的。可惜，那里不属于我的采访辖区。我当时驻川报雅安记者站。曾想翻过宝兴的夹金山去那里。宝兴属雅安地界，我可以说是顺便越界去的。但为了获得这样的借口，竟然要受红军当年之苦，未免过于老实！最后，还是取道成都前往。我连记者部都没有打照面，悄然无声便行进于松潘道上。此行是四人游：两个教师朋友张吉仁、谢文权，一个文学伙伴王庆。

到九寨沟，随地一站，便是人生至快感。站到公路上俯视最大的湖泊——长海。风在湖面上一吹，立刻沙盘写字一样，刮出阵阵白茫茫的、跑动的图案。海子周围，广生孤高的松杉、桦树。有一株

巨桦，爆裂开十几二十层树皮。我们欢呼一声，小心去剥桦树皮，力求大张，最大的差不多有半张报纸大，非常得意。这是一株红桦，开始树皮发红，剥到后来，泛黄，转而青白。用钢笔书写，很利索。毛笔写，亦不浸。当天，四个人都用桦树皮写家信，那上面甚至还有芝麻形的点状格子，是很有趣的书写工具。吉仁说他读过一篇外国小说：一对老夫妻从未分离。妻子很遗憾，因为从未收过丈夫的一封信。于是，老头子专门乘车去海滨，写来一信。吉仁大体也是这样。不同的是，他这封信是用桦树皮写的。我除了写信耗去一张外，还收藏了两张特大桦树皮。相信，整个九寨沟，怕没有人弄到我这么大的桦树皮了。

我把带的牛肉乾分装成四个袋子，各自拿着。边行进，边嚼一点，这路就走得很香很有滋味。很想喝水。雨下起来，雷电响得骇人，使人怀疑你就是放电的尖端。长海周围找不到掩身棚。有一个石窟，太小，蹲不了两个人。干脆裹好雨衣，滂沱于野。坐下即发现坐在一片草莓上。很小的茎，小灯笼似的红果都有三叶草衬托着。这野莓比家莓瘦，只有“蛇莓”大小。咬一口，粉白嫩红的肉，酸多甜少，味含草香，且有某种糊香味。我们多多的吃这红宝石，以补充维生素。那些黄熟的，味甜，但里面草籽已经成气，大过芝麻，一咬喳喳响。我们

将就这草莓地进午餐，又吃一些压缩饼干。完了用雨湿的植物叶子擦手，洁净如洗。

稍停，又出了太阳。晦明交替，晴十、雨十。这又是蘑菇生长的佳境。我们入林采蘑菇。吉仁认得哪些有毒，哪些可食。发现一个大得够一个人吃的，可惜坏了。这里因为无人采撷，蘑菇不是烂掉，就是干掉。吉仁丢给我看一把集束状小蘑菇，说如果不烂，是很好吃的。我在灌木下也有发现，掰开，一包粉。嗅一嗅，一股野味冲鼻。吉仁说那叫“灰包菌”，是有毒的，这里遍地是倒伏的杉树，腐朽如粉。而枯叶土层上的苔鲜，厚若床垫。踩之，松软陷脚。手一扒，便会从石包上揭下一张超厚的“绵羊皮”。这种毯状地貌，蘑菇广盛。我们先是为黄色、肉头很厚的杉木菌欢呼，后来发现红伞白茎的正宗蘑菇，又把杉木菌当“杂菌”丢掉。至于一种粉红的未名菌，就叫它“权权”予以搜集。

大山水极易燃起人的情欲。你走着，听“吉吉吉吉”的“吹哨鸟”叫。听“归阳，归阳”，“归归阳”的两声杜鹃和三声杜鹃的啼鸣。听“喳喳”的“清奴应喏鸟”音，听“差差差差”的“否定鸟”。听“多多喇喇”的调试钢琴声。听“从来没有见过”的六音一组啼法，便会产生缺乏佳人同游的惆怅。我曾听人讥笑过一位同行，说他外出见异性了就口水滴嗒的，总想无端和别人搭话。另一位

则和带野性的女招待打得火热，说是要带她逃到缅甸。本来是戏言，女招待却一口答应，倒把小伙子吓坏了，不知道如何才能妥善的退包袱。现在我来检索内心，一样的有颜色，一样的男人魂魄，一样的渴望相谐相悦者，哪年哪月，才得有这样的境界？某种意义说，这是人气。某种意义说，这又是鬼气。

吉仁称呼路上见着的一个女孩子为“蚕丫头”。她实际是汉族，而且是省城口音，只是黑一点，但很魅人。白衣，外罩黑绒背心。头上两条平行的发卡，象平卧的蚕虫。粉面桃腮。在山野间显出一种超群的美丽。我们有一次去采集野花。我寻到一朵百合花，卷曲的、带白色麻点的花瓣，中间悬吊六块猪腰形花蕊，又配以馥郁幽淡的毛叶丁香，和一些长条花卉、蓝色小喇叭花，乃至蒲公英花，野菊花，扎成一束。吉仁采的一束，还配了一圈叶子。

“把花献给蚕丫头。”他说。

花拿回来，却是献给王庆、老谢。

又怀疑“蚕丫头”是随行的司机耍的朋友。说开车的“重庆崽儿”有福气，要了这么一位佳人，又滥用“狎妓”一词，暗开玩笑说：“驾驶员干这种事多得很，最方便。”一路上总想遥遥窥视佳人。她的存在，给旅途注入一股暖流，情调温馨又浓郁。但有她同行对大自然的观赏又会有影响。使你

想同她隔开一点距离，可笑而有趣。

“让她们先走。我们在后面慢慢看！”我说，怕坏了欣赏个性。

她前面走了。你马上又感到，伴旅再多都有失落感，真正完美的旅游，需要男女平衡。待到蛮丫头重新出现，心里便一块石头落地。这世上，人便是这样揣着非份意念，扭扭曲曲地走，莫名其妙地活。你的水靴进了水，本来可以脱靴倒水，因为她在旁边，便直接把腿举到高处，让靴水顺腿流出，哗哗一阵，引得她一声轻叫。男人到这时候，总要来一点倜傥。我们在野径行走时，蛮丫头曾掉后于她的女伴，走得和我们只隔两三个人。这时候如果和她攀谈，倒是机会。她也给过好几次这样的机会。但你“藤性”不足，未敢冒昧缠绕。只觉得金、木、水、土，全部灿烂。她掉头看我一眼，突然飞跑向前面，追赶女伴去了。不知是觉得朽木不可雕，还是自己先羞怯了。我突然荒唐地想：哪一个男人得到她，都应该全心全意爱她、敬她。即使她住在蛮荒小城里，也应该牺牲繁华追来。先前，我们胡扯什么“狎妓”，简直是亵渎！

弗洛伊德氏说人的无意识系统里藏着性本能，把人分析得出了血。人们创造着种种合法条件，让里比多堂堂皇皇从无意识里走出来。蛮丫头们在照相，你在一侧用手成卡方孔，作取景状。这样可以

从指孔里看她。她们不反感这种正面相视，都含笑相对。大家都挤上一辆货车车箱。蛮丫头就在你旁边。你报之以笑。她似觉突然，不笑。庄严的女性意识使她不能马上回报。车箱里很挤，我们那样近，是很好的交谈机会。但好象又都在浪费这种机会。车老不开，她不时为太挤而发一叹声，似乎又为近在咫尺而快意。车一动便感到她的身体的频频撞击，愈抖得厉害愈贴得紧。每一颠簸，都是一车轰笑。这是吹风牌的好处。车子辗着一些怪坑，一车人扑来扑去，她也就在身边搯来搯去，使你感触到她的臀、腿。这是大面积合法接触，而不会落入“莫闹那只公猪”的境地，有几次她倒过来，使你的手也不得不扶住她的腰。她的头发扫你的脸，使你饱览她嫩红的脸上那些细小的雀斑。车上的人都象幼稚园小朋友，互相将衣服扯得快要撕烂。你的手在棚竿上吊得很酸，想抓住人，就是不敢抓离得最近的她的娇臂，虽然很希望抓，足以说明无意识里有内容。无病的话，倒应该一把抓住的。

我们在水泽边发现一只死掉的獐子，已经开始腐臭。验看腹部，没有麝香，是雌獐。用随身小刀割下两条腿，想烹而食之。另一发现，是路上广生着油绿黄亮的“地木耳”。就连五花海下面的木便桥上，都长了一大片。拾了，用野生大叶子包着，足有一斤多。过桥是个清静的小草坪，有人在坪上

用石头砌了灶，灶内很多烧剩的木炭。我们萌发野趣，利用现成的灶烧煮地木耳、蘑菇、獐腿吃。锅是向招待员借的。这一切由吉仁来做，我去树荫下躺卧，从丫枝绿叶望天空之被割碎。突然，吉仁说：

“有了一个发现！”——离草坪一米远的丛莽里，倒放着一辆凤凰自行车。我们立刻警觉起来：该不是有人被打死，弃尸于野？藏身荒芜？我主张不管，万一真发生了命案，我们难脱干系——在这草坪上的活动痕迹太多了：睡觉、走动、拾柴、生火，完全可能是嫌疑对象！但起码的责任心使我小心地越过倒车，去查看。后面是深陷齐腰的草，没有压痕，也没有尸体。我们很快排除发生命案的可能性，确认是小偷弄到这里藏了，晚上来取。另一种可能，是有人发生性行为之类，所以车子就随便丢藏着。吉仁大喊一声：“喂，有人没有？”不应。

咋办？吉仁说吆回保护区招待所，交公！我支持！一来，吉仁做了好事；二来，我有了写文章的材料：在九寨沟拾金不昧，这肯定登得出来！还会为我的擅自出游罩上一层工作色彩。

回程是下坡。吉仁骑在车上，捏着刹车，速度控制得和我步行差不多。刚抵达招待所，发现转角的屋檐下，并立着三个山民。中间一个卷发、浓眉大眼的汉子，异样地瞪着我们，眼风极硬。我们没有找到那位满头白发的所长。车没交成，就停在自

已客房外面。我累了，上床躺倒。吉仁还有精神，想去诺日朗瀑布。我说，人懒了，不想走。尽管瀑布就在几百米处。“你不妨暂时骑这辆车去，照了相，又回来骑就是。”

于是去。诺日朗瀑布是日则沟湖群穷途末路的产物。那种翻越湖盆、狂歌而下的气派，很美！我那时还没有见过黄果树瀑布，便滥发感慨，认为是站在天字第一号瀑布下了。一个女孩子在那里画画，手法平常。伶仃一人，犹如景点上的一个符号。我们在这里照了几张相，用我那牡丹牌匣子照黑白片。

继后，返回招待所。也不再骑车，就由吉仁吆着走。突然，看见那几个山民跑步而来。见我们趑趄回，远远地立住，在公路上排开，我们走到时，他们伸手一把抓住自行车龙头，连珠般发问：“你们是哪里的？”“车子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捡的。”

一个戴帽的瘦子突然挥掌，打在吉仁脸上。那个浓眉大眼的高汉，则一把抓住我的相机带：“拿来！”

我骇然：“怎么？要抢相机？”

“就是要抢，还要砸烂！”大汉一使劲将相机带子绷断。

我抓紧不放。突然一转念：他们硬要抢你就抓不住，反容易爆发更凶的拉扯，一松手，大汉抢过去。

戴帽的瘦子很凶猛，不断咆哮，也不断打人，打得很侮辱人格。中间，他一掌打在吉仁嘴上，吉仁脸色就青了。大汉从地下抓了石头，举起，要打的样子，但始终没有下手。

“你们怎么随便打人？”我喊道。

“我不但要打人，还要杀人哩！”瘦子抽出一把尺余长刀，往我胸前一耸。我后退，退到一个刚好经过的本地妇女身后。

你真有陷入浅底之感。

“让我们把话说完好不好？”

“为啥偷车子？”

“不是‘偷’，而是以为小偷藏起了这辆车，带回来交公。”

黑瘦子蛮横岔断：“你们才是小偷！”

“我们是小偷的话，就不会正大光明吆到招待所去。我们是小偷的话，也不会到瀑布下照了相，又依然吆回去。我们是想交到保护区去。”

“你们有那么好的孝心呀？”

吉仁说：“拾车的当时，我们就大声喊过。”

“喊的爸爸吗喊的爷爷？”

“不要这样讲。”

“你还要说！”黑瘦子又是一掌。

三人之中，只有那个看来十八九岁的青年没有动手，只参加威胁。吉仁和我则从始至终克制，不

还手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咬他两口？咬头嫌硬，咬臀嫌臭。何况我们均属文派。

一阵疯狂之后，黑瘦子略有降温：“车子要是搁在路边上，你拣了，还有说头。抬到那边去藏起来，你还去拿。要求你管？要就好好要嘛——太气人了！耽误我们半天工，赔五块钱！”

这才恍然大悟：最初推车从屋檐下过时，这三人都看见的，却不动声色。现在看你吆出来了，路上挡住，人赃俱获，就是熬一个最佳时机。

我认为这是“敲竹杠”。

如果人们为了做好事，换来挨一顿打、受一阵侮辱、被抢走相机，最后还被“敲”掉五块钱，我不知道除了称作“做好事遭雷打”外，还可以叫做什么！即使产生误会，因为它是做好事产生的，也应该是最容易消除的。如果公正客观地来处理这件事，应该是打人、抢相机者赔礼道歉，而不是被打被抢者赔钱。

我因此寄托于“官了”。

这未免傻气，不懂得作韩信式的胯夫。应该以五块钱平定事端，吃掉哑巴亏，私了！

黑瘦汉子该骂的都骂完了，骂不出新花样了。我们一起找到刚刚回来的所长。所长含糊的说：“道道歉，就算了！”到坝子里来围观的游客，也都劝“忍了这口气”。我基于“他们把人打了，还抢了

相机”，再道歉，就输得没有底了的思想，不干！几个山民兀自坐到木堆料上，一坐是个坑，兀自说笑，没事一样，横竖相机在他们手里。所长不知溜到哪里去了。自行车就停在地坝里。

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检讨起来，如果有何不妥的话，也许就是不该骑上那自行车去照相。捡了钢笔，你用来写几个字还可以，捡了自行车骑，就犯忌。

现在是想“官了”却找不到官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听说来了一个不小的官员，大喜。同行的王庆、谢文权都愤愤然说，找他去。“居然打记者，还抢相机！”黑瘦子在堆木上回嘴：“什么记者？记贼！”

在宾馆门外，见着了一位胖大魁伟、兰装兰帽的官员。他好象已经知道了发生的事情：“人家把车子停在那里，去种庄稼。你们拿了，耽误人家一个上午。”注意：他说他们“种庄稼”。而我们吆车回来，他们却站在招待所屋檐下！

“你怎么知道车子是他们的？”老谢问那官员。事情还没有展开调查，就说得这么肯定？起码现在这车还是个“疑车”！

官员脸色一沉，似乎被这句话伤着了：“这里的情况我知道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行车。有的一家还有两部。出工，都是把车子停在山上。”然后便不再理睬人。走到木堆旁和那黑瘦山民讲了几句话，便拿出了处理意见：“车子是他们的。照相机不给。

“误工费要赔偿。”说罢手一摆，退进宾馆。架子这样大，处理这样简单，令人吃惊！

“不行，还得找他！”王庆说。这次，我们四个人，很正规地隆重地进宾馆见官员，而不是象方才门前偶遇的方式。我先呈看记者证，他勉强一瞥。哼一声，并不接过验明正身。室内其他几个干部听说是省报的，倒起身让坐。老王用郑重的语气，一来就说：“殴打记者是不对的！”先勾勒出事情的严重性。继而阐明事情源出于误会，希望领导出面干预。官员依然是方才一番话，丝毫不提这一方被抢、打的事，也不大听申说，只是讲他的。老王怕道理还没抖伸就被送客，便也讲他的。一时形成双方各说各的，凭声音大道理就说得完整。都在公说，又都在公听。因为场合比较正规，官员也就来得正规些，没有刚才摆摆手之类的动作。他不说的時候。就翻阅手里那印制精美的九寨沟画册，以示不看重这次谈话。我揣测，官员的本土心理重，容易把发生的并不怎么优美的事和政事联系，要是传出消息说，他这里有人打记者、抢相机，是什么影响？

“这里的情况我不清楚。在城市里，你拾了自行车上交，还应该受表扬哩！”我用一种比较方式说。

官员总算发出一笑：“好人做了笨事！”他也不相信我们会偷自行车。偷了怎么带走？假使有人